

旧物记

■ 廖赶牛

开春后,我决定造新房。

雨后,空气挺好。石灰线画好后,我却突然伤感起来,于是又在坍塌的老屋废墟里翻找旧时光。

断墙根斜插着半截竹筛,西南角的篾条被老鼠啃出一个口,豁口处垂着几缕野藤,紫花在微风里轻颤。碎竹屑间滚出几粒陈年黄豆,黄豆的虫蛀孔洞里泛着锈色,像极了祖母耳垂上褪色的耳环。

高州的春日时时有风,风掠过筛眼时,我看见三十年前的晒谷场,青石板早被水泥抹平了,可祖母赤脚踩在春寒里的足音还在耳畔。她脚背凸起的青筋像老竹根虬结,拇指第二关节永远结着褐色茧子——那是生活给她的礼物。

祖母旋竹筛筛黄豆的身影是我小时候记忆最清晰的剪影。祖母的布衫扫过金黄的豆浪,筛眼漏下的碎阳光把豆腐荚织成蛛网。那时总有麻雀在筛影里偷吃豆子,当西南风掠过时,筛底忽地被吹得掀起,麻雀就被惊飞到我家的瓦顶上。这时祖母用围裙角压住筛沿,像在安抚一尾挣扎的鲤鱼。

等到后来几年,家里决定不再种植黄豆了,老竹筛藏在檐下可怜兮兮看最后一茬黄豆收入瓦缸里。

三十年后的我,脚踩着老屋废墟的瓦楞枯草木,脚下发出嘎嘣的声响。这时燕子衔着新泥掠过老竹筛的伤口,腐朽的篾条缝隙里卡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旧阳光。

这些年春雨像我一样总爱敲打往事,湿漉漉的残砖败瓦被我踩得咔咔巨响。我又在瓦砾堆里看到一块青石。我知道这青石是一块石头雕成的石艾糍模,在我们老家叫“粘印”。

我扒开碎砖瓦,方正的石头艾糍模半埋在灶台旧址。艾糍模有一个角缺了,缺口积着黑亮的油垢,那是我七岁时偷吃糯米糍时它被磕出的伤疤。这个伤疤现在瞅准机会瞪着我,跟我的目光对视。我透

过三十年的目光,看见缺角处黏着经年的糯米粉,这是岁月结成的痂。我执拗地认为石模凹槽里还蜷着干枯的艾草渣。

雨水泡胀的艾糍模身下的一张垫纸,纸上“丁财两旺”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石模背面沾着青苔,我闭眼仍能听见糯米团子压进凹槽的闷响。祖母在春分采的艾草最是鲜嫩,她指甲缝里的青绿要过整个端午才褪尽。新蒸的艾糍揭笼时,白雾裹着艾香撞上面颊,粘上的寿桃纹在蒸汽里颤动,缺口处的花纹总比其他地方深些,像是被岁月多摩挲了几轮。祖母说缺角处的纹路要留得深些,好让牵挂有个落处。这句话让我想到三十年后城里糕点铺的塑料模具压出的寿桃纹工整得叫人心慌。那些规矩的纹路躺在玻璃柜里,泛着冷冰冰的光。不像老石模压出的粘,露水未干时,缺口处的寿桃纹总在晨光里轻颤,恍如真正的桃叶在风里翻卷。

推土机终于来了。驾驶推土机的师傅是我的小学同学。那日,我的祖母端着碗给我两个调皮的孩子喂饭。如果祖父不是去世得早,四代同堂多好。那天我看着石模在推土机履带边缘滚了出来,我捡起来,我看着这粘印黑色的缺口,像枚褪色的邮票。这些积压了三十年的记忆信件,一下子又寄给了我。

老屋废墟不远处,是村边的野溪。我看到几个孩童用豁口竹筛在捕野鱼,篾影随波折成破碎的十字纹。困在筛框里的几条白条鱼,粼光晃碎水面,恍如那年祖母对付着的那些蹦跳的豆子。小溪对岸田埂上歪歪扭扭晒着些土饼,是那几个孩童用我家那个老石模打的泥坯——数十年前的寿桃粘正托着新长的艾草,如同筛底漏网的金豆在瓦楞间生出的绿蔓。

正追着我两个孩子喂饭的祖母,被阳光照到脸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只是听到她漫不经心说了一句:“不用多少日,这里又是一座新屋了。”

寻幽云上南清

■ 李伟立

鸟儿唱,花儿开。踏入云上南清村的那一刻,尘世的喧嚣仿若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绝在外,人仿佛被静谧与悠然轻轻包裹,融入一片清新之中。

村道小径,三角梅丛丛簇簇,迎风绽放,红紫缤纷。有些花瓣上还挂着点点露珠,在微光中闪烁,晶莹剔透。还有些我不知名的花卉,色彩斑斓,微风拂过,摇曳生姿,向人们展示着春天的美好。路边湖畔,草木葳蕤,那丝丝缕缕清甜的草木香,透露出大自然惠赐的独有芬芳,纯粹而质朴,直沁心脾,令人心旷神怡。

山中有湖,湖中有景。天鹅湖位于广场侧面,微风拂过,清波荡漾,湖中黑天鹅三五成群,时而掠过水面,时而游于水中,情性地嬉戏着,享受着阳光抚慰,抒发对春光的眷恋。此时,只见游人纷纷驻足湖畔,欣赏着小天鹅的稚趣。

南清之景在于山。抬眼望去,南清村周边山峦连绵起伏,叠叠层层。山上植被繁茂,四季常青,将山体装点得郁郁葱葱。阳光穿透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如梦似幻。山雾如轻纱般缭绕其间,给这巍峨的山峦增添了几分神秘而朦胧的美感,仿若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南清村静静地躺在山谷中,忘情地吮吸着天地之灵气,出落得如仙子般的秀丽,如此印象,美不胜收。

清幽而具特色的民宿,是南清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山径而上,错落有致的民宿点缀在村落山坡,展现着雅致新村风貌。这些民宿,各具风情,各显风

姿。有庭院的别致、有亭台的典雅;有小居的轻盈、有大宅的堂皇;有书香之小院、有田园之野筑,令人目不暇接,赞赏不已。倏见民宿处车马往还,游人出入,来此度假的游客还真不少呢。

坐电车至山顶,一尊大石映入眼帘。大石高耸,上面见有三石峙立,似三人翘首望青天,这就是南清地标:三仙石。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三仙石故事给人们带来了无限遐想,成就了一方神话,寄托着村人对幸福的向往与祈盼。

转过半山,忽见一涧婉转而来,水质清澈澄明,游鱼可见。涧水沿着山势潺潺流淌,水声宛如灵动的音符,演奏着一曲曲美妙的自然乐章。水清得如此可爱,我不禁伸手探入水中,凉意瞬间从指尖蔓延至全身,驱散了旅途的疲惫与燥热。轻轻捧起一汪涧水,送入口中,清冽甘甜,如饮仙露,游人们莫不感慨这大自然的馈赠。

身处南清,有着画般的感受,诗般的陶醉,短短的半晌,游意未尽也足以令人忘怀。离开的时候,我想,随着景区的继续打造,随着乡村文化的大力振兴,南清必将以更婀娜多姿的美妙,谱写出大自然的绮丽诗章。

云上南清,你是大自然遗落在人间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一个人间仙境。在这里,我沉醉于山水间恬静与清幽,忘情于鸟语花香,陶冶于草木菁华,忘却了尘世的纷扰,只愿与这自然的美好长久相伴,让心灵在这片净土中寻得永恒的宁静。

观电城文化客厅有感

■ 黄波

茂名滨海新区电城文化客厅由我服务多年的办公场所改建而成。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如我最尊敬的领导所说的“有缘”。

为整合资源,节约开支,充分展示电城镇悠久璀璨的文化,镇党委、政府决定把我工作所在办公场所改造为电城文化客厅。我秒速反应,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天就腾空原来的办公场所,让位文化客厅建设。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施工,在镇党委主要领导精雕细琢下,一个明亮、简洁、大方、温馨的文化客厅在蛇年的春节前展现在人们面前,喜迎八方来客。

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第一批“客人”,慢慢品尝着电城的土特产,品味着电城的风土气息,品阅着电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电城人民的奋斗史、革命史……豁然发现我老父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电城革命史简介上与《电白党史》出现的名字得以印证,同时还有杨瑞芬、黄天冒、黄履国、黄鸿慈、黄鸿瑞等熟悉的人与名。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碰撞,仿佛看到老县长杨瑞芬三伯骑着那辆廿八吋“凤凰牌”自行车缓缓向我家走来,“波仔,我又来了”铜锣般的声音犹在耳边,黄鸿慈伯伯蹲在我家墙角啃番薯,还有一帮离退休老干部在我家看报纸、阅文件、讨论国事家事,有时争吵到耳红面赤的画面。我仿佛又看到我老母亲为这些老同志准备午饭忙碌的身影。我那时候经常想为什么总在我家相聚呢?噢,原来我父亲是中共游击小组“组长”。

我沉思着从客厅慢慢走出来,我感受到电城镇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区面积翻倍拓展,沿街店铺都换上了青砖灰瓦的“新衣裳”,美

丽大方。城区路面全部黑底化,乌黑发亮。农贸市场全部超市化。镇政府规划的自产自销区挤满了卖土货的乡亲,人声鼎沸,秩序井然。

父辈们求学的学校现在是我们电城最豪华的建筑。学校低入高出,升学率逐年提升,培养着一茬又一茬为国建设、为家乡争光的大学生。

特别是近两年来,镇党委的主要领导带领全镇干群“动口”又“动手”,“用心”又“用情”,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建设顺利通过各级验收。“七个一”工程亮点纷呈,人民公园、体育公园、休闲公园、街镇夜景等成了新的网红打卡点。

我漫步在古城街头,摩托车、共享单车、小汽车与行人和谐共存,有序穿梭。酒楼食肆生意兴隆,一座难求。商业市场货物琳琅满目,各行各业繁荣兴旺。体育公园里的“好心电城杯”市级篮球邀请赛精彩酣战;村BA”村级篮球赛在16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精彩上演;民俗文化巡演唤起古城人民的乡愁……

鸣……又一列火车满载货物奔驰在电城的热土上,往返于深水大港与世界各地,按下了电城高质量发展的快速键。

我看到了热电厂的烟囱正在冒着袅袅白烟,电城这座滨海小城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城”,终结了电城“无电之城”的戏说。

东华能源、深水大港、马店河储能工业园区、益海嘉里、道通全、保利大都会、海景明珠、华南师范大学滨海学校等等一座“港、产、城、乡”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

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父辈们孜孜以求、为之奋斗的宏图愿景吗!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一定会笑逐颜开。

逝者如斯,后辈当努力。

春天赋

■ 杨旭华

春雨沙沙
妈妈种的
黄瓜苗懒洋洋地探出头来了
豆角苗也怯生生地拱出地面
南瓜苗,冬瓜苗
甚至菜畦边的小草
都张开了惺忪的睡眼

老屋鱼鳞般的瓦片
绘制着无数条五线谱
雨水汇成一滴珍珠
灶台边
妈妈举起的锅铲
上下飞舞
演奏着炊烟之歌

黄昏
疲倦的游子
匆匆地往家里赶
妈妈在
家就在



书法 ■ 陈俊秀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